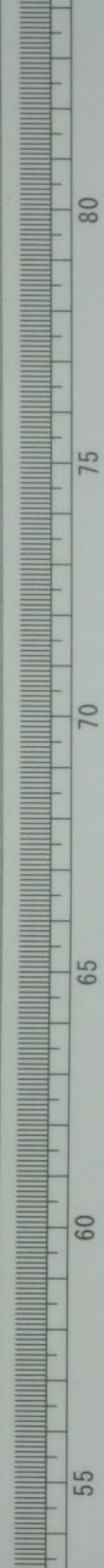




百十七一廿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24



文庫11
D263
24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七

西羌傳第七十七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

衡山也

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

三危山在今沙川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也

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

河關縣屬金城郡巴上竝續漢書文

濱於賜支

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

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

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

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



010190558369

母兄亾則納釐嫂寡婦曰釐力之反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

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

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

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

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

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黃帝素問

曰西方者金玉之城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強王政修則賓服德教

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太康夏啓之子盤于游田不恤人事為羿

所逐不得反國也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吠夷后相即太康孫

仲康之子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

泄啓八代孫帝芒之子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邠岐之間邠今幽州也岐

即岐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

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前書音義

曰鬼方遠方也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殷頌及武

乙暴虐犬戎寇邊帝武乙即武丁五代孫無道為偶人像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之

行天神不勝而侈辱之又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周古公踰梁

山而避於岐下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北古公文王之祖也岐山在扶風郡也及

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

王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

武丁子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後二年周人克余

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

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

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

三大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

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見詩小雅采薇篇乃率西戎征

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晉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及武王

伐商羗髻率師會於牧野尚書曰庸蜀羗髻微盧彭濮人孔安國注曰皆蠻夷

戎狄也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

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衰

弱夷王穆王孫名燮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

戎至於兪泉獲馬千匹見竹書紀年厲王無道戎狄寇掠

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丘漢曰槐里也王命伐戎

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召

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

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

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二水名戎人

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歿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

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

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

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

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

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獯邽莫之戎狄即獯邽

獯邽即獯道邽即上邽縣莫即莫縣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洛川

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晉今同州城是也渭南有

驪戎伊洛間有揚拒泉皋之戎杜預注左傳云揚拒戎邑也潁首

以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餘國蠻氏杜預注云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當

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莫

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

左傳莊公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杜預注戎侵魯魯人不知乃追之二十四年戎侵曹後十九

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事並見左傳僖公十一年後

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後九年陸渾戎

自瓜州遷於伊川瓜州今瓜州也事見僖二十二年允姓戎遷於渭

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東及鞞鞞在河南山北者號曰

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

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

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

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

由余

其先晉人也亾入戎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遺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

余乃降秦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

魏絳

言大夫見左傳襄公十三年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

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

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

囚其人其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

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

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

逃走西踰汧隴汧山隴山之間也在今隴州汧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

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

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後百許年

義渠敗秦師於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

操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

秦伐義渠取郁郅縣名屬北地郡後二年義渠敗秦師於李

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

河郡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
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
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長
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
之以爲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
義渠稱王及其衰亾餘衆皆反舊爲酋豪云

羗無弋爰劔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
知爰劔何戎之別也後得亾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
巖穴中得免羗人云爰劔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

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歿既出又與劔女遇於野

劔截鼻也

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羗人因以爲俗

遂俱亾入三河間

續漢書曰遂俱亾入河湟間今此言三河卽黃河賜支河湟河也

諸羗見爰劔被焚不歿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

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

湟水出金城郡臨羗縣

爰

劔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羗

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劔嘗爲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

世爲豪至爰劔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

迹

穆公霸有西戎公今欲復之

兵臨渭首滅狄獯戎

獯音丸

忍季父

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
 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
 種任隨所之或為犛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為白馬種
 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
 留湟中竝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
 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
 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
 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及秦始
 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

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
 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
 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
 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
 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縣氏音丁兮反五及武
 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
 湟築令居塞令居縣屬金城郡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
張掖敦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
 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

種解仇結盟

姐音紫

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其攻令居

安故遂圍枹罕

安故縣屬隴西郡枹罕縣屬金城郡枹音鈇

漢遣將軍李

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

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

金城郡臨

羌縣有鹽池也

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

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

義渠姓也

覘行諸羌其先

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為畜牧安

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聽後因緣前

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

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

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

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

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

帝時多姐等七種羌寇隴西

多音先廉反又所廉反姐音紫

遣右將

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

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

以燒當為種號自多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

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欲耀威德以懷遠為名乃令

譯諷旨諸羗使共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爲郡築五縣
邊海亭燧相望焉

燧烽也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
衆羗遂還據西海爲寇更始赤眉之際羗遂放縱寇
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
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歿司徒掾班彪上言
今涼州部皆有降羗羗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
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
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

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

羗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

又數遣使驛通動靜

○劉敞曰驛說見上宜改作譯卷中故此

使塞外羗

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倣備今宜復如舊以明
威防光武從之卽以牛邯爲護羗校尉持節如舊及
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
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
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
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羗反援

又破降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夫
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湍竝皆強富數侵犯之音湍
乃感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數有恩信於種中
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
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
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羗反殺
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遣從事辛都
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羗戰斬其酋豪首
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

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羗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

以方略為渠帥二年秋燒當羗滇吾與弟滇岸率步

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擊之不能克又

戰於允衙允音鈇衙音階縣名屬金城郡為羗所敗殺五百餘人於

是守塞諸羗皆復相率為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

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音鈇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鄉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

也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為牢姐

種所敗於白石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燒何

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為種人所信

向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眾

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羗長收擊比銅鉗而

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

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今國家無德

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

之功言帝王好生惡殺故不以為功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為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與六

十萬人請降起乃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

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

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

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為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

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

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傳滇吾遠引

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謁者竇林領護羗

校尉居狄道林為諸羗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為

下吏所欺謬奏上滇岸以為大豪承制封為歸義侯

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

俱詣闕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事詰林林

辭窘

窘窮也

乃偽對曰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

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

下獄死謁者郭襄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羗盛

還詣闕抵罪於是後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

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為寇

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湍種羗婦吏為

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

安夷縣名屬金城郡

種人恐

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為寇隴

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

湍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

羗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衆聚兵欲叛出

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崇輕騎

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

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傅育代為校尉

移居臨羗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

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

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

西城

故城在今洮州

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侯至

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
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
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羗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
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羗卽爲解散各歸
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傳育不欲失信伐之乃
募人鬪諸羗胡羗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
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
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
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竝
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
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須臾擊之
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
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歿歿者八百八十人及
諸郡兵到羗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爲臨羗長
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羗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
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
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爲明進
侯七百戶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爲校尉將萬人屯臨

卷迷吾既殺傅育，狃，伏慣習也。狃音女。九反。伏音時。制反。狃伏邊利，

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

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

兵敗走，因驛使欲降，紆納之，遂將種人詣臨羗縣，紆

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羗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

案文當云自擊鼓起伏兵。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

以祭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

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

燒何當煎當闐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

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

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集附落種

衆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以張掖太守

鄧訓代為校尉，稍以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

吾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

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

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為校尉，尚見前人累征

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

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

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都尉貫友代爲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構離諸種誘以財貨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畱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充兵殺

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爲校尉其秋

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

諸種羌共爲寇盜衆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

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遣行征西將軍劉

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二輔積

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五營卽五校也雍營卽扶風都尉屯也黎陽營

解見南匈奴傳也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

郡兵四面竝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

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戰盱斬虜千餘人得

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年，尚代竝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爲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脇將湟中

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爲讐黨，援益疎。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羗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州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羗衆折傷，種人互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羗居。明年，周鮪坐畏懦，徵

後漢書卷之七十一 西羌傳
侯霸代爲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
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爲奴婢時西海及大小
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縣名屬右扶風西
戎爲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
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
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
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
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
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

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逃亾棲竄遠依發羌臣愚
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
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
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
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卽龍支也今鄯州縣後金城
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
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部分流左右今在廓州增畱逢二
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
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歿有一子來降戶不

後漢書卷三十一
西羌傳
滿數十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

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爲校尉其冬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縣名屬漢陽郡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

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
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
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隲還師
任尚屯漢陽爲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故迎拜隲
爲大將軍封任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復遣
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羗
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羗縣鍾羗又沒
臨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
中縣名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

移屯褒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

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

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

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尉都鄙時羗復攻褒中鄭勤欲擊之主

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

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

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名

屬隴西郡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軍徵詣廷尉詔獄

死段禧病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

年春任尚坐無功徵免羗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羗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竝無戰守意皆

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

縣名屬隴西郡

安定徙美陽

縣名屬右扶風

北地徙池陽

縣名屬左馮翊

上

郡徙衙

縣名屬馮翊衙音牙

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

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亾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

喪其大半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衆羗於上黨羊頭

山破之

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

誘殺降者二百餘人乃罷孟津

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羗通

謀聚衆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

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羗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

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

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樛泉營

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

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一億已上杜季貢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七 西羌傳
亾從滇零六年任尚復坐徵免滇零歿子零昌代立
年尚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杜季貢爲將軍別
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
部寧羗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
餘頭以昇得者昇音必四反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
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
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
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
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

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羗胡於枹罕擊之斬
首二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羗於狄道大敗歿者
八百餘人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爲
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衆七千餘
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
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
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
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

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
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
千餘人又龐參將羗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竝北
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於屬天水郡
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衆
僞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羗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
深入羗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竝沒
歿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龐參以失期軍
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爲中郎將將

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二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
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二
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効
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
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
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
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
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
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

截尾猶尋也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

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

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

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

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為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

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羗於丁奚城秋築馮

翊北界侯塢五百所任尚有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

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

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四年

春尚遣當闐種羗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

為破羗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以益

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羗稍稍降散秋任

尚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羗王冬任

尚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

青石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

執俱進狼莫等引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

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斬首五千級

還得所掠人男女千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

後漢書卷三十一 西羌傳
三十一
狼莫逃走於是西河度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
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
何爲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
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臧千
萬已上檻車徵棄市沒入田廬奴婢財物自零昌狼
莫歿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倣自羌叛十餘
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
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
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羌

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
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氏種羌五千
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歿
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
餘人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飢五
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
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
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
千餘戶別畱允街而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建光元年春

後漢書卷之二十七 西羌傳 三四
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
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亾出塞璽書封賢
安亭侯食邑千戶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
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
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
戰於牧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
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
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
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爵
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

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
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衆
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仲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
金銀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羗與上郡胡反攻穀
羅城度遼將軍耿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
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順帝永
建元年隴西鍾羗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
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
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

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

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

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即雍州之

域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

河乘院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碓也用功省少

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

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羗內潰前書音義

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

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園

也單外謂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懦音而椽

反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

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

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

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

粟令周數年馬賢以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

居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為校尉明年犀苦

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

河間以逼群羗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
兩河間羗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
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羗意乃安
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
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
臨洮縣三年鍾羗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
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
級四年馬賢亦發隴西吏士及羗胡兵擊殺良封斬
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竝詣實

降

劉放曰案文實當作賢即馬賢也

賢復進擊鍾羗且昌且昌等率

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遼
將軍復以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羗攻破
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
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
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
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
匹那離等復西招羗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
義從兵及羗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

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為弘農太守以

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

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

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

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

惡○劉攽曰三君案時與二人語何緣得三明是二字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文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

又使之為亂行况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

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虐或作庸庸薄也到州之日多所

擾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

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

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為征西

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

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

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

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

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愍之賜布三

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為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遣

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羗遂大
合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
長吏郃陽令任頽追擊戰死郃陽同州縣也遣中郎
將龐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為涼州援武威太
守趙冲追擊鞏唐羗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
八千餘頭羗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
度罕種羗千餘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
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
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

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

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為護羗校尉冲招懷叛羗

罕衆乃率邑落五千餽戸詣冲降於是罷張喬軍屯

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戀北界參戀縣名屬安定郡戀音力全反

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

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

詔冲一子為郎冲復追擊於河陽斬首八百級河陽縣屬

漢陽郡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戸詣涼州刺史降建康

元年春護羗從事馬玄遂為諸羗所誘將羗衆亾出

塞領護羗校尉衛瑤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得牛

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羗到建威鷓陰河續漢

書建威作武威鷓陰縣名屬安定郡軍渡未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

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羗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歿而

前後多所斬獲羗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義

陽亭侯以漢陽太守張貢代為校尉左馮翊梁竝稍

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滿狐奴等五萬餘戶詣竝降

隴右復平竝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為鄂侯邑二千戶

自永和羗叛至於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

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前書音義曰牢價直皆以珍寶貨賂

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

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羗寇廣漢屬國殺長吏

是時西羗及湟中胡復畔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

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

以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為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

事延熹二年訪卒以中郎將段熲代為校尉時燒當

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

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

徵以濟南相胡閎代爲校尉閎無威略羗遂陸梁覆
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氏
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
烏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
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
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羗擊破之斬首溺歿三千
餘人胡閎疾復以段熲爲校尉永康元年東羗岸尾
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
奐傳當前煎羗寇武威破羗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
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羗奉使貢獻
中平元年北地降羗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中
羗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
平元年馮翊降羗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
數千級自爰劔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
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
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
分散爲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
唯鍾最強盛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

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

萬人

無慮猶都凡也

發羗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犂牛白馬

羗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羗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羗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爲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羗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羗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

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羗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羗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羗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鬪隨執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羗同亦以父名母

姓為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
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
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
亂隴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
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
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
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
鞬以鳥驚桴擊鼓槌也革甲也鞬箭服也左傳晉文公曰右屬棗鞬鞬音紀言反故永

初之間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

嘯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轂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

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肆怒之貌也睢音火季

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郡塞湟中斷隴道燒

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驚

以示急也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

女婦則微纒而為虜說文曰微紉繩也纒索也發冢露齒外生塗

炭皆音才賜反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

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

後漢書卷三十一 西羌傳
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
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
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
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
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
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
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
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
萬或曷也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

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

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

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

窮武思盡颯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前書

揚雄曰蒙盾負羽也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

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奔之所崩籍頭顱斷落

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顧音盧廣

雅曰顧顛顛也支謂四支革皮也其能穿窺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

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

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羗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相是養疾痾於心腹也

根謂盡其根本

惜哉寇敵

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彊理九土判別

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

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

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

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

以處降羗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

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

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

帝王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為父師歎

曰象箸不施於土簋不盛於菽藿必須犀玉之杯食熊躡豹胎臣賢按史記及韓子竝云箕子今云微子蓋誤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左傳曰周平王之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

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遷陸渾戎於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將為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羗氏豪分種遂用殷疆虔劉

隴北假借涇陽

涇陽縣屬安定郡

朝勞內謀兵憊外攘

憊疾亟也

音白拜反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八

西域傳第七十八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

護之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犁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宣帝改

曰都護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犁發兵攻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元

王降吉漢以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

帝又置戊巳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漢官儀曰戊巳中央

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哀平間自相分

割為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

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為章和親遂絕西域亦瓦解焉

與中國遂絕竝復

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歿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且未為鄯善所并且音子余

反渠勒皮山為于寘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

烏貪訾離為車師所滅後其國竝復立永平中北虜

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

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置宜禾都

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

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巳校尉及

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丘慈下竝同攻沒都護陳睦悉覆

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

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

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

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畱于寘

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

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

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尉居龜茲復置戊
巳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
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
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
至於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
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甘英作甘菟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
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竒覘
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叛安帝
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禧音喜基反朝廷以

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
卽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
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
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
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
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
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
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
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

門陽關以絕其患

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

延光二年敦煌

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

類秦海之間

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

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

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

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

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

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

四郡攻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

武帝初置酒泉武威

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

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

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寤平城

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

寤困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

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

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

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當斯之役黔

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

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書

揚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

府庫單竭杼柚

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

武帝時國用不足筭至車船租及六畜言皆計其所

得以上一算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算夫豈不懷

慮久故也

懷思也

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羗

前書云起敦煌

酒泉張掖以隔姑羗裂匈奴之右臂也

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

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

宣帝元帝

時呼韓邪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

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

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羗與之交連如

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與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土經有明誠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也帝納之乃以班勇班勇班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

西域傳 五
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通
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寘
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領巴西遂絕六
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
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
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
年長史王敬爲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
攻屯營雖有降首首猶服也音式救反曾莫懲革自此浸以疎
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揆建

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爲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
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
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
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
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東流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一云其山高天大生葱故名一

出于寘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
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
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

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音彼義反次下亦同史記曰陂山通道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

續漢

書曰寧彌國王本名拘彌

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

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故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為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歿

者甚衆。戊巳校尉。○劉放曰案文多巳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宇也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寘王。休莫霸歿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

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癱歿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歿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西域傳
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
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
右執之，吏士竝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
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
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夔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
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
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夔欲自立為王，國人
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
○劉放曰：國人殺之，案下文言輸夔死已經月，此時安得是云殺之，蓋是不從字。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

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幕于
寘，令自斬輸夔。時輸夔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
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
此遂驕。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
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

藥，傳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

○劉放曰：漢書中案漢當作前，并大

秦國中一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

前書云西夜國王號

子合國

子合國居呼鞞谷鞞音九言反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

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

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耗前書

音義音鷄拏又云烏音一加反耗音直加反急言之如鷄拏反涉懸度歷剽賓六十

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

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

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

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

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為置大將

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居和犢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

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

最為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洛陽二萬

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

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

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
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還遲風亦有二歲者
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
死亾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獅子
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
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
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於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
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
異物焉

Latin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

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

郵亭皆堊堊之

堊飾也音火既反郭璞爾雅注曰堊白上也音惡

有松柏諸

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

乘輜輶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

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

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

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卽以書投囊中

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

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鷄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縵者以盛米置羣鷄中鷄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鷄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蜀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

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隣國使到其界皆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閔五代反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竝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

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

置驛

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

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

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謫怪多不經故不記云

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

氏音支下並同

居藍氏城

前書藍氏作監氏

西接安息四

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

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

萬人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

密雙靡貴霜盼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

翎侯丘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

劉

敬曰案文多一王字

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蜀賓悉有其

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于閻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

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

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

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蜀賓安息三

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

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

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為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

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毼毼。

毼音它，闔反。毼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

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時

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佛法

東離國居沙竒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隣國有寇乘象以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

楨松白草

前音白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書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

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西域傳 十五
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
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
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
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
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
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
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
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
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
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
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
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
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
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
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
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
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
侍子見留，都護尋出，莫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

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亾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亾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女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媯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媯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爲烏壘國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爲媯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畱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亾歸賢復以爲拘彌王而遣延畱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寘王歲餘

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正。○劉攽曰：案文正當作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亾降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卽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且音子余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

反音于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

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爲
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
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壻至親宜出見之
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
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
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
圍于寘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芻絮冬匈
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廣德又攻
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王章帝元和二年劉

案文少一也字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
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戶
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
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爲疏勒王冬
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
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
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
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

弟子遺腹為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為王。更以遺腹為磐豪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于寘為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勲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獅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

大都尉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為

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

人與戊巳司馬曹寬

○劉敞曰：案文亦多巳字。

西域長史張晏將

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

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

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

陽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

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

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帀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
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
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
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焉耆京師縣蠻夷
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王尉
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
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
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
乃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
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
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
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
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
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
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亾山谷間故畱
為國云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

人勇猛敢戰以冠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竝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巳校尉索纘欲廢後部王涿鞮立破虜侯細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巳

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鞮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鞮弟農奇為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

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

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已校尉鎮車師後

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劉敞曰注和帝置戊已校尉案此上文云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

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

為後王八滑為後部親漢族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

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

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

人

季母叔母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

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

接近北虜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

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

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

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

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
悉爲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
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
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
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侯嚴皓不相得遂
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
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
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
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

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聞詳慮
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
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
爲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
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

之略

前世張騫漢中人爲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

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

則地廣萬里帝從之班超奮封侯之志

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

丈夫當如傅介子張騫

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

久事筆硯乎語見超傳

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

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
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其
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籛金而賜龜綬
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後服則繫頭額而覺北
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
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
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
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
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

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

前書

杜欽曰蜀賓本漢所立殺漢使者今悔過來順使者送至懸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葱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劉敞曰注過此難者案過當

作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
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
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
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

燭和氣

大竺國記云中天竺命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

茂種田無時節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王燭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

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為諸天無量無邊諸眾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眾主乃觀見宜

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剎利利種迦毗羅城白淨王摩邪夫人

可為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眾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

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為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

同生為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眾主同隨菩薩於天竺受

生多所利益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

魚鼈等而被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

河沙國界之外其中眾主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為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

而退又五百群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剌其兩目棄入坑中爾時群賊苦癩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

佛隨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而騫超無聞者豈其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本

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

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

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不執著為空執著為有兼遺謂不空不有

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故曰道書之流也

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

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

維摩經曰爾時毗邪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

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

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

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碍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 雖鄒

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

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

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

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尚

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 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

者故通人多感焉 精靈起滅謂死輪回無窮已因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

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

通矣

贊曰邊矣西胡天之外區

邊遠也音它狄反尚書曰邊矣西土之人

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

何拘

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匈猛之性何所憂懼何所拘忌也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九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為此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

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者醯音火呼韓邪單于

之孫也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

子也名稽侯獬音山諫反東觀記曰單于北匈奴

曼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

也劉放曰注單于北匈奴頭曼案文北當作比

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韓邪單于降後於漢親密

見漢帝謚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自呼韓

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

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與時以比為右莫

鞮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莫音於六反鞮音九言反下並同建武

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

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王求入五原

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與北至單于庭連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與等故能廣畧邊郡光武初

方平諸夏未遑外事也遑暇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

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

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和帝而單于驕踞

自此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日淳維自淳維至頭曼千有

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鳴鏑弑頭曼代立控弦三

十餘萬疆盛與諸夏為敵國踞嫚無禮寔危高祖戲

侮呂后事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

見前書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璽綬單于輿轎謂遵

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

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

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

定距單于終持此論語詞悖慢即此類也帝待之

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

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

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
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巴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
上谷郡居庸縣有開匈奴
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
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
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
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
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
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
郡無安寧
之谷音鹿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

左賢王左賢王卽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

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

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

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

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

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

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畱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

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歿其前闕氏子代立欲妻之昭

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闕氏

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
 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
 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
 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與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為
 單于復歿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
 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
 畜飢疫死耗大半三分損二為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
 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
 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

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

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

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蹄林課校人畜計蹄音帶又音多

因

白單于言莫鞬日逐風來欲為不善若不誅且亂國
 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
 斂所王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
 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去以告單于單于
 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
 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
 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蕃蔽扞禦

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
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二十五年春

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

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

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

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

曰樓無屋為櫓也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識言漢九世當却北

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莫鞬骨都

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

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

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丑吟反副校尉王

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

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

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

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柳

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

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文馬盡馬為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莫

鞬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

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奠韃左賢王為單于月餘

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歿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

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

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蓋綢綬蓋音辰草名以辰草染綬因以為名

則漢諸侯王制辰綠色綢古蛙反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劍

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

器鼓車祭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戰曰祭又轉河東米糒

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

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

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劉敞曰案文少一使字送侍

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

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

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

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闕

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

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

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

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

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為單于姓虛連題

前書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捏犁孤屠匈奴謂天為捏犁謂子

為孤屠與此不同

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

冒頓單于

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

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

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

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于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柳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

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
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羅耳目

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

候偵羅也

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
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亾虜莫韃日逐耳
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
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
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
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
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

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
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
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
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
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
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
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
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
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

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

行事

呼韓單于稱臣受賞郅支單于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支即呼韓兄名呼屠吾

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

報答之辭令必有適

適猶所也言報答之

辭必令得所也

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

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

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讐隙竝蒙孝宣

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

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元帝

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

遂保國傳嗣子孫

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欵塞歸命自以呼韓如長

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

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

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

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

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

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欵誠已達何

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

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

必獻馬表今齋雜繒五百匹弓鞬鞞丸一矢四發遣

遺單于

鞬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為鞬藏箭為鞞丸即箭箠也發四矢曰發見儀禮也○劉放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遣字緣上文已有齋字也

又賜獻馬左骨都侯

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

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

物故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

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

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

言更請裁賜也

念單于國尚未安方

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

以齋

言不齋持往遺也

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

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

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

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柳將兵赴弔

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齋

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

緹帶各一

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緹織成帶也音古本反

又賜繒綵四千

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

以此為常

弔祭其薨者慰其新立者

丘浮尤鞞單于莫中元元年

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慮鞞單于汗中元二年立

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衆千餘人來降南部單

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僅尸逐侯鞬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於五原塞逐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鞬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鞬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

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

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
 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
 皋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
 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

效曰案文行某官當有事字此傳中元十處少皆當益之

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

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
 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
 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

又行常作爲也

時皋林溫禺犢王復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

○劉放曰案秉傳不爲大將軍又真爲度遼此多一大字

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
 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饑肅宗稟
 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
 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
 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
 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
 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

當作詳見上

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

且音子余反下竝同

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

○劉放曰案文前當作隨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

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亾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

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

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大僕袁安議許之乃下

詔曰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獫狁堯曰

獯粥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効堯堯之

人屢嬰塗炭堯堯謂險要之地茶苦也堯音苦交反堯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

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

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父戰於前

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增損用之也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

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

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
 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
 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崔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
 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莫鞬日逐王師子將
 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
 部爲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
 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
 而還○劉放曰案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多匈奴二字或云取其胷皮北庭大亂
 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

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
 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何章和
 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
 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
 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
 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
 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
 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令音零遯逃遠去
 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

後漢書卷之百九 匈奴傳

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竝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

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

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

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

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

匈奴單于章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

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西夷其

効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

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

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

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

大破之北單于奔徙首虜二十餘萬人劉放曰案事文多人字

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

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

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鷄鹿塞塞在朔方郡窳

渾縣北窳音愈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畱

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

至河雲北河雲匈奴地名右部從匈奴河水劉放曰案匈奴自是水

名妄出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

于大驚劉放曰案文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

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
獲闕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
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
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
郎將○劉攽案多從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
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
破逃亾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
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眾數千人止蒲類海
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

廷從之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劉攽

攽曰案玉劍四具非是當云玉具劍四又衍一駟字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

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
五年於除鞬白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
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眾單于屯屠何
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
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
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
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

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
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
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爲單于師子以次
轉爲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
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
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
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
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
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

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
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
做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
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
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
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
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
之後裁行客賜言以王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
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

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鞬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鞬

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遠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

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

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

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

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胡罪反烏桓大人勿柯八千

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

餘級逢侯遂率眾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

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羗胡兵封

蘇拔廆為率眾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

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留畏懦者斬逗留音豆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

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

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

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

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

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

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始與安國同

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

谷間為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

眾降於是徙烏居戰眾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

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眾飢窮又為鮮

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去塞者駱驛不絕單于師子立

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之二年也夏漢人韓琮隨

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雄擊之○劉放曰案文少一將字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懂行度遼將軍勤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懂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也讓責也反顧責韓琮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辜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

民男女及羗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于檀

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被擊敗陳謝歿臯還所鈔之男女五年梁懂免以雲中太

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夔免

以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

始爲真將軍焉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爲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

行者也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

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

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莫鞮日逐王諸降胡萬餘人脅立爲單于既被

鮮卑所破部衆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元元年安帝元初七年

改爲永寧元年永寧二年改爲建元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爲度遼將

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温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

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

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

十七年夔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爲

將軍劉攽曰案一傳中處處皆云度遼將軍惟三處沒度遼字以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

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

人阿族等遂反畔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

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

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亾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

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也欲

無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衆

代為將軍其冬度遼傅衆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以遼東

太守龐參代為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

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單于憂恐

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

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

也定州者則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

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

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

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

曄代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曄病徵以

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

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

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

馬續與中郎將梁竝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

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逐更屯

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

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竝謝臯竝以病徵

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

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殺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弟

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

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歿陳龜逼迫單于

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大將軍梁商以羌胡

新反黨眾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

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歿况種類繁熾不

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謀謨孔安國曰謨亦謀也即是古書之重語今轉運日增

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

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

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

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也言等類可服也國家無事矣帝

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

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

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

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

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疎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不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並具朝錯三章之兵體因梁商論其長短故備錄之此乃兵家之要

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

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

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羗戎

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

羗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羗數犯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

護關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

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上郡治夏陽朔方治

五原移朔方就五原郡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

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

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

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

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

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

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

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順帝永和七年

改為漢安元年也

秋吾斯與莫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

部莫鞮或作莫鞮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

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

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

具刀劍什物玉具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

闕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輶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

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

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

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即今之鬪用古之角抵也○劉敞曰注今之鬪

用案用當作朋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

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為建康元年進擊

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

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

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

永興三年改為永壽元年匈奴左莫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

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

延熹元年桓帝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

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

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

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為單于也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

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來一心

向化宜寬宥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遺還單于居

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

既無典故故某者即是其名○劉放曰屠特若尸逐

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之元年六年單于與中郎

將臧晏出馬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

薨于呼徵立單于呼徵靈帝熹平七年立改為光緒元年

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

賢王羌渠為單于修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請

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修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單于羌渠

光和二一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為中平前中山太守張

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

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請幽州國人恐

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

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

王於扶羅立

於扶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為亂晉之首

持至尸逐

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

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

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

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

國人不愛乃止河東

遂止河東平陽也

須卜骨都侯為單于

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

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

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單于呼厨泉即元海之叔祖

于呼厨泉與平二年

獻帝初平五年改為興平元年劉放曰案下文立字當屬此

右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年

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

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

後歸國

謂歸河東平陽也

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

鄴

留呼厨泉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

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

窘平城之圍

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

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太宗攻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前書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近

也今言政鄰措鄰亦近也

速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

將戎旗星屬

如衆星之相連屬言其多

候列郊甸火通甘泉

列置候兵

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

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

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世宗逐煩樓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朔方今夏州是也按夏州去京師一千二百里

窮竭武力單用天財

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

歷紀歲以攘之寇

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

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亡與殺匈奴

相當也

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

為邊衛

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邪遂來臣朕因請款關永為邊衛前書云日遂王薄胥堂為

屠者單于呼揭王為呼揭單于漢鞬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尉為烏籍單于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

關徼之傲息兵民之勞

匈奴既降北庭不做備勞者並得休息也

龍駕帝

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

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

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湯宮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來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敬曰注贊謁者案文多一者字

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

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

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

擾動戎夷

目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

曰三世稱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閑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

後漢書卷之九

匈奴傳

三

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為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邊隙也

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諸夏如布帛之裂也

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

興之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通宣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

道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金帛常載於道言其賞遺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橫內

暴滋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也忍愧思

難徒報謝而已雖得驕踞悖慢之詞而忍其羞愧思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已徒但也

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成卒及關

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

衛霍之事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帝方厭兵間修文

政未之許也帝厭用兵欲修文政未許猛夫扞將之事其後匈奴爭立日

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比季父孝單于與以比為

群策和而納焉右奠韃日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單于比也奉藩稱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

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

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

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讐釁既深互伺

便隙控弦抗戈規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

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

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

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

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三千餘里北虜烏孫遂奔

三千餘里也遂破龍祠焚剽幕阬十角枯闕氏械在手曰

反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為勒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

也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

空矣漠北既空宜即若因其時執及其虛曠還南虜

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衆居之于時遂為邊

地也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

永嘉之年績勒燕然乃居永元之歲中人以使耿國

之筭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

蕃蔽行禦北方帝用五官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實

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若從耿國袁安

欲立北單于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

不端專行威惠二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為

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竇太後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

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既威北邊即

宜權成南部更請
存立其何惑哉
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永元三年將軍

實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
校璽綬方欲輔歸北庭會實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
畔還北帝遣將兵
竝恩兩護以私已福棄篋天公言實

長史王輔誘誅之
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
胤緒滋生孽哉南北俱存即是竝恩兩護以私已福
乃招其禍斯則棄篋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
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高祖云

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
惇史直筆時復存其實言也
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
恨憤之深乎由實憲請立北庭遂使匈奴茲蔓即是

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疾毒胡可單言單盡也單
與殫
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

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既勒

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
奴之區使得專為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迹邊服息
征代之勤此之不行遂為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
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眾為五
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平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
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愍懷二帝沉
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為南羽書稀聞檄書有急即插

野心難悔終亦紛紜紛紜之事

劉永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值
之最為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特草
草耳後之讀者將以為
傳寫之誤聊記之云

後漢書卷之一百二十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縹細者為毳。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說文曰：悍，勇也。塞，謂不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讐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

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為信雖無文字而部眾不

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

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左傳

不以道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娉幣婿

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

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

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

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

以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句決

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

箇音吉悔反字或為幘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

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幘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

婦人能刺韋作

文繡織氎毼

廣雅曰氎毼蜀也氎音力于反毼音胡達反

男子能作弓矢

鞞勒

勒馬銜也

銀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糝及東牆東牆

似蓬草實如糝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

節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

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

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

屬累乃付託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

使護歿

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

行法言卷之三
烏桓傳
二
死者魂神歸岱山也

博物志泰山天帝孫也王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

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臯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臯若亾畔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

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

種也令音零

烏桓自為冒頓所破眾遂孤弱常臣伏匈奴

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

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

偵覘也音

丑政反

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

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

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
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
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
自亾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
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
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
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
縣損壞百姓流亾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
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

關掩擊之

關在代郡

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

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
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
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
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
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
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
或願畱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
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

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

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

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也恐非所

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

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

寧城縣名前書寧縣作寧史記寧城亦作寧寧寧兩字通也開營府并領鮮卑賞

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休塞無事安

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

上谷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劉放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

字此下文降時亦無之緣下有乞字遂此誤有允也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

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

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

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

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廐為親

漢都尉廐音胡罪反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

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餘人

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

烏桓遂圍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

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羗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衆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峭七笑反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

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蠟反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

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歸
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
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
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
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為校尉
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
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
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
國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
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
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禽獸異於中
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者

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又有貂豹麕
子皮毛柔蟬貂音女滑反麕音胡昆反故天下以為

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
接未嘗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
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

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事
已具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
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劉放曰案驛當作譯見上其後都護偏何
等詣祭彤求自効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
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
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
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爲王滿頭
爲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
年祭彤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

皆來歸附竝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
七千萬爲常明章二世休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
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
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畱者尚有十餘萬落皆
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
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
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
年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
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執難量宜且結營

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從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為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窰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

遼東鮮卑圍無慮縣

無慮縣屬遼東郡

州郡合兵固祿清野

鮮卑無所得

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

復攻扶黎營殺長吏

扶黎縣屬遼東郡故州在今營州東南

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

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

卑入馬城塞殺長吏

馬城縣名屬代郡

度遼將軍鄧遵發積

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

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

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

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

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為率衆王其至鞬為率衆侯

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雲

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

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

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

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

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

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

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爲數道攻南匈奴於

蔓栢

縣名屬五原郡也

莫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

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

鮮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丞中郎將

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

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舉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眾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眾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舉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激音所救反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眾君陽嘉元年冬耿舉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廆率眾王侯咄歸等

○劉敞曰案魏志此

眾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等出塞後乃封為率眾王侯長也

出塞抄擊鮮卑大斬

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眾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舉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眾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鞬歿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

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隻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亾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歆仇水上歆音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

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竝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

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散煌烏
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
璽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
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
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
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
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
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
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

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

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

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

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

周有獫狁蠻荆之師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漢有闐顏

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

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

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

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

因文景之蓄籍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

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

私鑄錢賣鹽者鉄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算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

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緡緡也用以買錢故曰緡錢一算百二十也民不堪命

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群盜徐勃等阻

山攻城道繡衣直指之使奮鉄鉞而竝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

勝之等衣繡仗斧分部逐捕也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

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

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父偃謀伐匈奴之辭夫以世宗

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劉攽曰案富字當作賦所拓廣遠猶

有悔焉況今人財竝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

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

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

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

善戰有事西羗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

卑種眾不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

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為耗竭

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蚿搔中國之困

胷背之癩疽

蚘音介搔音新到反埤蒼曰癩音必方燒反杜預注左傳曰疽猶惡創也

方

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

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

詬恥也音許豆反

方之於今

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

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

蹙國解見西域傳

豈與蟲螳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

方今本朝為之盱食乎

盱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劉敞曰今

本朝案文今當作令

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眾所謂

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

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

校報也

如

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

前書音義曰廝有微也與眾也

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

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

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

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

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

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

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

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
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
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

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
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為士卒費謹

烽火邊無失亾也休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二十
萬眾才道出擊匈

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
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

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
境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

結三十餘年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
固以喪社稷是為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

行事嚴尤論之當矣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

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遺啓疆對楚
靈王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

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

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

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

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

贖為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

邊莫不被毒種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

乃自徇行見鳥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子
用反

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

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
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
父亦數爲冠抄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半後出攻
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和連卽死其子
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
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
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彊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羗猛
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
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
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
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乎

贊曰二虜皆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昭和四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終柳田泉記

